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九至二十二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御製文初集卷十九

碑文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葷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騂奚雖無恒業厥有分部盖自元黄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槃渟維未為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

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絶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

據西海終明世為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强吞噬鄰番闌
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逺遯跡
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
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
以計襲哈密入西藏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
淩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

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䟽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

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
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
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
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
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
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
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
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

用其鋒而觀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上
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
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
丙辰西路以二月巳巳各起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
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攜
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
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

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勲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旣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為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

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薫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欵關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珍終居竒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愞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為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荏苒夙沙革面煎犟披忱集泮飛鴞食黮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

鼂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飄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䫇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羅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湩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十

五曰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郛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横鞺鞳棨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藉孰敢攖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蕆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

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諟今隨師行為師候尉昔時準夷
日戰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
今伊始安爾遊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
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惟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叶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祖
世宗覲光揚烈克臻郅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
同風洛汝準噶爾叶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梗化
篡奪相仍碩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酲衆心痕痕如

苗斯蝨如虺斯螫衆口嗷嗷視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疷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泥止迺命新附爾為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塔拉闥爾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

犁我宇叶 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寧桀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爾長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輿黄教福自天錫伊犁平叶 矣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叶 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

巀薛賊營其宂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粵有前導為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巘精一昏冥曰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為汝守汝頑不靈尚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恒有言曰殺寧育叶受俘赦之光我撫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

賂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詒

億世

普寧寺碑文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準噶爾冬十月大宴賚四衛拉特部落舊附新歸之衆於避暑山莊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輝特曰和碩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王貝勒貝子公若而人其無隸屬之宰桑則歸之公如內八旗外四十九旗喀爾喀四部之例至是而內外一家遐邇

同風之言允符昔我
皇祖之定喀爾喀也建彚宗寺於多倫諾爾以一衆志
式循
舊章建普寧寺於山莊之北麓而為之記曰
皇天有輔德之私
至聖有越世之度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可格之誠
我國家撫有衆蒙古詎準噶爾一部終外王化雖庸衆
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懐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

其然豈其然哉以我

皇祖

皇考聖德神功經文緯武其於莫伊犁勒銘格登山朝

四部落之衆而錫之爵賜之幣式宴陳舞可汗起奉酒

稱萬壽如今日者何難默契

大造意若有待是以遵養時晦垂成弗為予小子敬承

乾佑以為不可失者時遲徊觀望寧

二聖付託藐躬之意且此山莊即

皇祖歲時巡覲諸蒙古賓客之所也越三十年而克見
準噶爾之衆咸覲於此豈非
皇天無私惟德之輔
至聖之度越世先知而見幾君子之作予亦不敢不勉
衛拉特之衆豈終不可格以誠哉蒙古向敬佛興黄教
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廟之式為之名之曰普寧
者葢自是而雪山蔥嶺以逮西海恒河沙數臣庶咸願
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云爾復依普賢世界品而述

偈言

抖贊轉輪王　功德甚深大　造寺於西域

其名三摩耶　逮今千歲餘　願海裝嚴就

肖彼須彌山　巍閣凡三層　日月在兩肩

地金水風輪　其內小鐵圍　大鹹海水滿

持地障礙山　馬耳及善見　擔木並持軸

持雙凡七山　其中乃香水　其上堅手天

持鬘及恒憍　四天王所住　復有四方天

其數各以八　中乃忉利天　善見帝釋宫
欲界四天子　色界無色界　次第居其上
東曰勝神洲　小勝及勝勝　左右以次住
南曰贍部洲　妙拂并小拂　左右以次住
西曰牛賀洲　行道將小行　左右以次住
北曰俱盧洲　最勝復謟勝　左右以次住
供養佛無數　如普賢願海　復為四色塔
義出陀羅尼　四智標功用　懿此避暑莊

古佛所游歷　較彼衛藏地　佛土無差別
有來衆蒙古　及新衛拉特　咸敬黄教人
爰作大利益　肖彼三摩耶　為奉天人師
作此曼拏羅　嚴潔身口意　依法香泥塗
一切皆清淨　香花供養具　法螺法音聲
轉無量法輪　聚無量法衆　誦無量法寶
作無量法事　我聞普賢言　華藏莊嚴海
是毘盧遮那　往刼修行處　種種寶光明

大雲徧一切　捨身等塵刹　以昔願力住
徧十方國土　出苦向菩提　方便示調伏
世界所有塵　一一見法界　現佛如雲集
此是如來刹　大願周法界　一切化羣生
莊嚴從此出　西土及震旦　究竟無同異
衆生皆安隱　暨蠕動肖翹　遂生明佛性
稽首天人師　普賢行如是

玉泉山東嶽廟碑文

東嶽為五嶽宗德發揚詡萬物出雲雨以蕃殖嘉穀阜成兆民伊古以來秩視三公載在祀典尚已顧天門日觀去京師千里而遠歲時涖事職在有司方望之祀非遇國家大慶及巡狩所至未嘗輒舉是以郡邑都會往往崇廟貌以奉苾馨夫亦以東方春生之氣貫於四時明靈肸蠁無往弗格祝釐祈禱誠應響捷如生氣之於物肖翹跂喙洪纖孅惡無不畢達固非特巖巖具瞻表望齊魯而已京師之西玉泉山峯巒窈深林木清瑟為

玉泉所自出滋液滲漉澤潤神皐與泰山之出雲雨功用廣大正同爰即其地建東嶽廟凡殿宇若干楹規制崇麗以乾隆二十有一年工竣有司以立碑請稽古制四望無廟祀然周官小宗伯所職四望有兆典祀掌外祀之兆皆有域又山虞祭山林則為主曰兆曰域曰主皆欲神有所憑依而致其昭格也近代既有象設則立廟以祀尤洋洋顯赫其致精誠以交於神明不益著歟夫七十二君封禪之説荒邈無稽而金泥玉檢登封岱

宗漢唐令辟尚不免侈為盛儀動色矜耀謂合於經所云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夫名山所在多有均為造化靈粹所鍾英奭若接東嶽之為泰岱人皆知之而不知山嶽之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精神布濩固無不之譬夫山下出泉隨地歕湧導之即達固不可謂水專在是則東嶽之祀於玆山也固宜是為記

浙海神廟碑文

浙西地瀕海扼其衝者先海寧次錢塘錢塘距海門尚

一舍而遠然天下言觀潮之竒者獨推廣陵之胥毋盖徽歙衆山水自新安江下至富陽而金衢嚴處數郡千巖萬壑復滙入錢塘出海必得海潮逆之坌涌㘬怒軋盤盪矞然後流益急而軌益順故江之歸壑非濤不爲功然其北擊南蕩生民農桑之命繫焉斯恃塘堰爲保障漢書注始紀郡議曹華信作塘捍潮唐書捍海隄凡二百二十四里宋元二史並誌袁花諸塘之修築及石囤木櫃之坊禦如世所傳斛土千錢之謗其勤且囏如

此雍正八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海塘告成維
神効靈助順
特勅建廟海寧褒封秩祀用申昭報近海州縣不知有水患者二十餘年於茲然其時潮尚循北亹也乾隆辛未丁丑朕兩巡浙水登觀潮樓乃悉所為趨北亹而有軼則仁錢迤西害不可言趨南亹則蕭會諸邑之戴山者藩籬畧具猶間有陊齧之虞比年來大溜直趨中亹

兩岸沙渾鱗起如左右引從民居其間川原膏沃可耕可桑曾不知白馬胥濤足以動心而駴目夫人之情久則忘而逸則淫今之居樂土安作息者非昔之日夜怵惕懼為魚之民也耶則我

皇考之深宮宵旰謀建塘以衛生靈與

明神之肸蠁垂釐嘉佑是邦其何可以弗紀觀潮樓當錢塘都會之地東瞻中亹為尤悉爰視海寧祠守之例命守臣鳩工庀材崇象設而展時事夫元氣

灌輸端委相成無感弗假又何一二之可區分哉因爲迎神送神歌俾肄之工祝以揭虔安靈其辭曰

赭龕閉兮巽户眺紫瀾兮滄嶼氷夷導兮江婓扈雨於㻂瓏兮金支中樹

神之來兮按部迴水犀兮萬弩虹隄一綫兮安堵福我民兮於昭揚詡傳芭兮鼉鼓紛酡藜兮神靈雨

右迎神

擘若木兮留暉擱雲解駮兮赬霞卷幃鐏蠲滌兮俎腯

肥聆繁會兮叶呼豨
神之去兮載祈波恬羅刹兮石平磯潤千里兮涵郊圻
引晦濁兮歸墟是歸式歆饗兮庶幾朝潮夕汐兮長無違
右送神

御製文初集卷十九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

碑文

中州治河碑

國以民為本在知民莫達之隱民以食為天在防食致害之源害源不求食則無秋達隱莫知民則何依豫民之向隅也切體恤之悉為灾之因潦也為驟剔之時則守土之臣曰胡寶瑔襄事之臣曰裘曰修二臣奉朕旨

惜工不愛帑不勞民水用洩土計方上源下游以次就治撫臣胡寶瑔因民之請欲泐石紀恩而建亭以覆之朕維此緐文可勿事惟是斯民之利賴有宜垂示久遠者虞書言養民之政舉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禹之明德遠矣究其所設施則決川距海即系之以濬畎澮距川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涂有澮有道有川有路而稻人掌稼下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寫水而後作田古先哲王其納天下於在宥

兵農禮樂至一名一器之微皆纖悉為之制而必先之以水土之政此地平天成之所由基也水土之政不修食曷由出朕於四方水旱之告蠲賑動以千萬計顧圖之於既災之後不如籌之於未災之前仰體上天覆育元元之心罔敢暇逸以無負所付用康乂我億兆人良有司為朕分牧民之任者其亦體朕心以期於永永弗隳則朕之至願也至於齊徐淮海莫不分命臣工董司其事以疏以瀹尋源注委而豫居天下之中

黄河界其北淮瀆經其南平原高壤無大陸廣川為之瀦故尤為難治令自滎澤以下導汴渦沙汝諸水以流其惡其支分派别或隄以束之或淵以瀦之或引之使分或滙之使合曲之使有容直之使徑達為水門以蓄洩之為涵洞以吐納之朕後先宣示之旨及諸臣之疏具在兹不複敘為敘其大指若是嗟乎豫之民其受困亦亟矣及朕知之始為之易撫臣發帑粟興水利然救什一於千百其亦遲矣朕方抱愧之不暇而曰民感恩

乎其益增吾愧而已矣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犂之碑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殛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栽之不可殖也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為賊也彊食弱衆凌寡血人於牙而蔑知慘易也云興黄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人為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圖什墨廿一昂吉蓋欲繼絶舉廢以

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為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為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

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

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逆以料也
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重修柏林寺碑文

京師名刹不勝紀而柏林寺以傳近
雍和宮特著
雍和宮者我
皇考興慶潛邸也
皇考祝釐

皇祖故於康熙癸巳施檀重修且請於
皇祖特賜萬古柏林之額若禪堂若經閣則皆
皇考寶翰後先輝映至自今又四十餘年矣塗之丹者
日以剝構之聳者日以落爰以乾隆丁丑仲冬勅所司
葺而新之逮戊寅長至訖工寶界莊嚴人天增勝攷寺
之始刱也不著於圖志惟明正統間所存故碣稱元至
正七年肇建乃其所援据僅出屋梁題字近時孫承澤
春明夢餘錄闕而不詳朱彝尊日下舊聞亦弟載夏杲

金堤包琪輦故嘗聯詠於此將謂希風蓮社則可若薌林興起之緣不足引以為重也夫史策所傳天池躍龍之篇一名一物猶必鄭重愛惜被諸樂府垂示無窮茲也精藍翼然依光

聖蹟所以肯構而崇飾之者匪直表章緇素而已夫人之情雖善忘而孩提時事或不忘者以其見聞久而孺慕切也茲寺之葺其不可已者以此將作以礱石請故不徵象教言詮而書之重紀實也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斡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勳並

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龍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叙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已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饔者嘗一蜮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為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師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槩茲不複紀

紀興師討狪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犂時曽遣副都統阿敏道往狪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擕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脱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僨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

軍兆惠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强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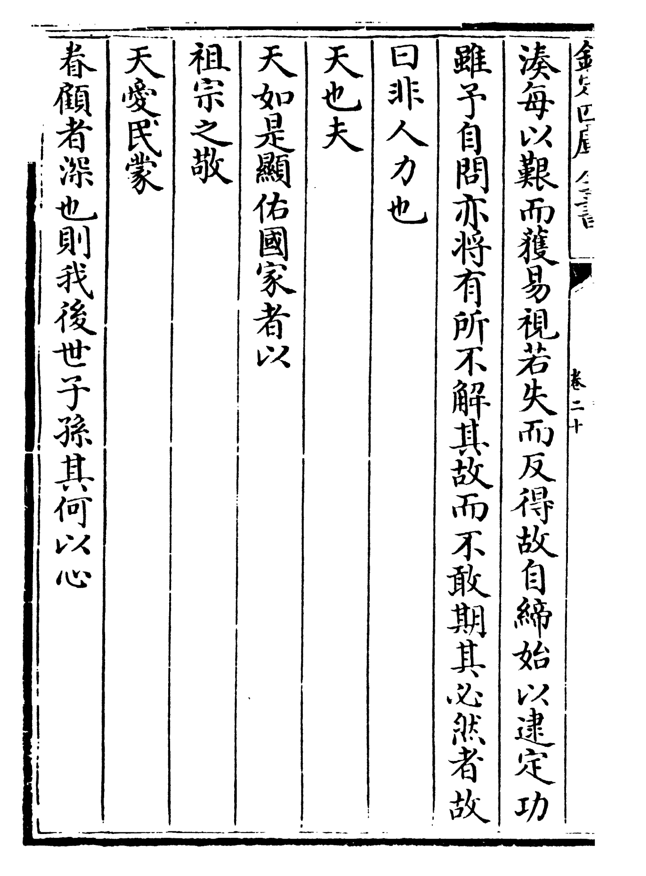
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
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趲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
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
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猘據險坐俟頗有
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
阿里衮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
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顛命不

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麏驚逋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廻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諂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毆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克渠函首露布遥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為不廣屬國不為不多惟僅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



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
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
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故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二酋偝德始亂為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蕞

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嗅以咻伊予本懷豈其

弗戢圖彼藐狗彼狗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

狙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為愧悖逆罪重

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

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

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
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為之傷悼
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勑速援人同怒心曽不兩月賊
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
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攖大縣大賻如虎搏
兔案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
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
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狼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

盡掠遺其都丸遂來獻馘訶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賫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鍔溫禺釁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慈寧稱慶亞歲迎祥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功用不得已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恩襄寓共喜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闢二萬兵出

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彷彿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強寔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獷貐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為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藺絲奚堪溝壑已遂有面內心其何

能訴準夷既平羣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歸撫爾土田生死肉骨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我使軺 叶 是用興師聲罪致討 叶 乃敢抗顔蜩螗讙譟既侮厥外宜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憒殺人為戲奪妻為織大失衆心無不怨背三道並發四甄齊攻酋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駾走無蹤爾雖無蹤我追應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域畏懷舉旗助力腐鼠莫逋遂來獻馘二酋既殲

諸回永靖叶 設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令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為準夷臣令語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稷黍孳爾子孫在昔已已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已卯年歲符理紀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之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懃而愚者之所感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

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𢦤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貺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

勦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纛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駾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真如軀虎豹而逐貍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惃惃踉踉見即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攫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

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蕆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為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不複綴也特紀者定之在兹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一

碑文

重修弘仁寺碑文

弘仁寺者康熙四年奉

敕所建移供鷲峯寺栴檀瑞相於斯我

皇祖再世如來現轉輪王相以金仙象教流傳資翊治化因而遠溯靈蹤俾人天廣利迄今垂及百年丹雘之

煥者日以剝龍象之獰者日以削敬惟開歳為
聖慈七旬大慶今歳又朕五十誕辰思所以繩
鴻禧者爰以盂賑之吉出内府帑重加修葺閱八月訖
工展禮為讚有瑞紀庚辰重輪奐奇從辛卯肇胚胎之
寶構祝
句盖誌實也朕惟君子體仁則為弘世尊闡仁則為能
彼弟子之未毳師學者尚不識何為弘而何為能有似
與仁背馳宜乎儒者之闢為異端矣我

皇祖內外一如本末共貫六十一年深仁厚澤普被蒼生則其弘也為何如抑其能也為何如此寺之建豈徒以人天福德供養世尊已哉經言世尊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然若以色見聲求即毘首天匠徒勞畫炭無有似處設諸淨信一舉念皈依亦得即覩百千萬億化身所謂即心即佛不可言同何況云異而彼優填王橅范瑞相譬如日光月光本來圓滿一切衆生扣槃捫籥今將與操熒爝者求羲馭曷若引金燧以睎陽將與挹涓

勺者擬望舒曷若懸方諸而行潤矧爾時授記真容威

德自在乃者勝播法鼓莊嚴端好非謂與諸天寶綱種

種供養無二無别以是助宣政教永闡慈仁即現無量

壽身而為説法則猶我

皇祖上為

宗社延庥下為蒼黎祈祐之

志而瑞相因緣詳著

皇祖御銘者此不復書

重修涿州石橋記

徒杠輿梁月令所著則橋之設與夫毀而修乃王政所必先而非浮屠氏漫舉因果利人所可同日語也涿州為畿南要郡萬方玉帛諸生計偕以及官吏商賈擕挈負販之徒往來所必經郡城北胡良拒馬二河滙焉明時各就其上建橋顧北方之水流無定橋建而河徙橋乃跨陸河則仍資舟楫與無橋同庚辰春允地方大吏請於舊橋南移建九空新橋仍築石隄下為涵洞廿有

二屬之城北門其舊橋之頹廢者葺之改爲涵洞十八以洩夏秋霖潦通新舊橋隄長二百丈有奇至八月而工成大吏請爲碑記以記歲月其辭曰

涿之城誕拱皇京胡良拒馬自西東注厥初跨河橋營其所不合橋短而隄長北方水流無恒及齧隄隄敗橋反陸置往來之人嗟行潦以徂征墮者扶之堙者疏之俾水有就下之路而不與隄爭斯王政之一端以就舊材亦不大費司農或曰宮闈佈施或曰璫竪廠福緬遺

蹟猶致恨夫前明君何為者乃若是焉宜彼社之屋吾於是凛盤鑒而兢兢

重修涿州佑濟龍神祠碑文

庚辰春命大吏重修涿州永濟橋橋東南故有龍神祠歲久並就陊剥飭工斤而新之越辛巳西巡旋蹕省視落成則行者利往來居者時蓄洩善夫人事集而神貺臻數典庶無闕也議禮家謂

龍之祀自史記朝那龍湫始顯其文不秩於三代殊不知經訓所載山川能興雲雨致神物以爲民茈者民必祈而報之近至一坊一庸尸祝索饗惟恐後矧涿郡地列望緊當九畿之會而胡良拒馬二水渟涵歕欲用衍潤我神臯其必有以黙相之也固宜或者疑有明已來水汛而橋圮匪一昔矣

神將奚妥焉諗之曰

神依無在無不在曩者祠與橋雖廢而

神之精爽固無不在也今者橋輿祠成而必曰在是是猶未知

神之無不在也然橋若祠煥然一新顧弗致精乎其所式憑以蘄所為佑且濟者其可乎哉夫修廢舉墜不可以人事未集而壹聽諸

神其又可以

神安於斯而不益懋夫人事耶則輿梁為政之句足深長思已繼自今若蓄洩在居者往來在行者尚其善保

厥成以永孚於
神庥而可哉橋記緣起已詳茲因祠石請文書以揭之如此

實勝寺後記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復綴令賴
昊天垂佑
宗社篤祜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

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罰奉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閈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復綴兹記者寺左近健鋭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為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璊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賊據險伺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畧覺旗靡鼓餒處得健鋭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而復進遂乃

斬將搴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為國宣力而為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豈為之哉自已已設此營而辛巳即收其效不啻樹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

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繩

祖武丕揚國烈瞿瞿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

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襲迫之狀築堡其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重修朝陽門石道碑文

直省漕艘估舶帆檣數千里經天津北上至潞城而止是為外河引玉泉之水由京師滙大通橋東流以達於潞用以轉運者是為内河然外闊而内狹故自太倉官廩兵糈暨鄽市南北百貨或舍舟遵陸徑趨朝陽門以舟緩而車便南北之用有不同也其間輪蹄絡繹曳挽

邪許讙聲徹昕夕不休故常以四十里之道備水陸要衝而舊制初未甃石往往積涔成窪經潦作濘行者弗便焉雍正七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

命工始建石道規方定則垂利數十載於今頋神臯理大物博民用不舍質之貞者日以刓理之緻者日以泐不亟治將隳前功是懼爰洛將作都料以聞朕曰毋擲帑毋狹材帑

櫛是重纍節也材狹是重㢞材也時大臣董斯役者揩椭爲平易礫以整物備用良無坎無垤而石之斥舊佐新者什不存四五矣計延袤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户部金二十八萬四千九百有奇經始於乾隆丁丑十月越庚辰七月落成所司請爲之記朕惟古王者成梁除道若司空循邑遂師巡野諸令匪僅謂國家體制宜爾蓋深以息人勞珍物力使天下潛消夫湫隘耗憊之氣無歉於書之所云胥歸易之所云往來受福者而

天下肩摩轂擊轉相忘乎熙熙攘攘不過如庭斯堿如徑斯甓焉耳則王道之大也豈煦煦然起一夫之蹶與一車之柅若子輿氏所譏濟人為悅而已哉是地為國東門既食貨交會而修廢舉墜又立政之常經故於鐫碣無侈詞惟申言重修端委所由且作亭覆之俾勿壞

重修廣寧門石道碑文

廣寧門在京城西南隅為外郛七門之一然天下十八省所隸以朝覲謁選計偕工賈來者莫不遵路於兹又

當國家戎索益恢悉荒徼別部數萬里輻湊內屬其北路則徑達安定德勝諸門而迤西接軔聯鑣率由緣邊腹地會涿郡渡盧溝而來則是門為中外孔道尤不與他等乾隆丁丑十月勅所司重修石道以利行者至庚辰七月乃竣於是上溯我

皇考命工剏建時逮今三十年矣茲役也因舊阯修築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道增築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萬八千一百有奇崇

先制詔後來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辭曰
閶闔之門
天垣所直揭以杓攜言歸有極
聖者法象度地經涂詎惟同軌在闉軌隃睠時垓埏日
就星拱巍闕中亘層闉外輩西南坤位利用安貞魚鑰
曙開蕩蕩由庭總總撙銜班班叱馭嘉此康馗敘其聲
互赤纖望緊放乎潹陙冠帶畢徠鼲面纏頭記
功伊始嵗屆辛亥闢塗塈茨逮茲卅載石不可轉亦劂

而剏冬皸沍凍夏盩潢汙大井之村盧溝是屬捄之鑿之為經緣督萬指蕆事帖妥弗歆廣則由舊而修益之其修幾何匪作緊述其益幾何居五之一里鼓中頓堠亭前遮胥爾逖聽若轃厥家予臨天下道在無頗貣哉壤歌何有於我

重修萬壽寺碑文

天純祐我函夏既屢豐錫羨俾恬養引年越大濛疏逖留奭胥畈章畊牧躋之春臺是用大介盖貞元嘉會保

泰者兢兢乎千載一時而我
聖母皇太后七袠慶辰適逢斯盛朕将率億兆臣庶祝
嘏延洪以
聖節崇啓經壇莫萬壽寺宜爰勑内府丹堊即工視乾
隆辛未例弗懈益䖍事載蔵系之辭曰維兹寺修建端
委曁諸天無量壽義著在前文者無俟繁稱矣曷記乎
則敬頌我
聖母愛民延禧之

懿訓以質言臚近事可乎嚮者東南耆耇顒逕
安輿樹領翹跂者相屬偶會偏隅瞯賑朕上體
慈懷載稽撰日閱丙子而丁丑閱辛巳而壬午迨取道
展禮清涼則祥霙甘霸氳蒔繽紛九寓奄觀倍稔揆諸
古德所云覺照佛心福利仁化何以加茲若乃西人敂
闕請師亟於捄焚拯溺朕荷
天
祖鴻庥寅承敢後每旁午罣畫禀命

璇闈備仰我
聖母始事之
勤劬與成功之
愷豫迄今流沙數萬里悉古烏孫大宛勅律于闐諸部
不啻偃修羅之弓戟而亭以慧雲沃以法雨同登極樂
國土者我
聖母壽世無量之心一我佛壽世無量之心而朕頟手
虞忭即願以無量萬世壽壽我

聖母者庶於是焉徵實可記也夫遂繹其吉而為之讚

我聞法王法不受轉輪轉調御大能仁安車濟五行以慈壽者相超劫長圓滿一萬二萬年迦葉那含闍至六萬七萬毘舍拘留展次佛及初佛積萬乃無算同聲祝

聖慈金口宣元典壽世而壽身眞實義斯踐佛云四部洲玉燭平潦旱化日諸衆生各各得飽暖是名恒春國有穀無不戩佛云彼羅刹種種方所限銷兵窮荒徼蒲海壹清晏是名大願船淨域歸重跰

聖慈皆佛慈是諦參密顯惟喜證人天三呼善哉善

楊橋河神祠碑記

乾隆辛巳七月豫中秋霖大至河溢祥符黒堽口急命

侍郎裘曰修馳傳勘視俄而會城驟漲侵淫遂潰楊橋

隄奪溜賈魯河河臣張師載撫臣常鈞連牘以狀聞且

惶恐謝守土不謹朕曰爾勿棘爾分莅有界限惟豫覲

是圖寧為全河計乃者燕齊迤北並積潦淮中州而下

勢必張所過事乘障不已將釀南河患覲以上游之治

治今爾疆陂堰縱不戒未越宿而徐城暴長之水乃陡落庸渠非不幸之幸然爾時賈魯方演漾潁壽注洪澤湖日夜挾沙奔流淮病黃愈病是不亟治上游而下游又烏可以不治治於時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公兆惠就行在授指往董厥事而撫臣常鈞等方議盡塞南岸旁決之口徐興築楊橋隄咈哉旁口益堵即大溜益湍此何異醫者不察標本欲悉壅閼諸孔竅安覬調停腹潰哉咨爾胡寶瑔爾早習豫河要害其再調

撫茲土汔贊有成洛爾髙晉爾簡率江南練工弁卒縳畚揭茇楗先後佽助之爰廣代賑集厥力增薪值贍厥財其急衝之不能猝迴者親為按圖審度點筆為誌令鑿引渠釃河溜重臣覆奏至亦不謀膉合夫然後衆志齊而儲偫周工作以次就理斯役也漫口初止六十丈汕嚙至二百餘丈視前此南河之朱家海張家馬路盖三倍而贏自蠲除賑給曁别件營輯外計大工專支帑金三十萬有奇經始於九月一日合龍於十一月一日

為時甫兩匝月統勲等以程績罔稽導引時兾有返風之應宜建

河神祠并請頒額勒碑用申昭報朕念洪河故四瀆之一而歷代遷徙不常雖神禹無由善其後豈非勢弛於日下補捄者必以爭上游為得策歟自豫河決而復合其歲三吳沮洳之壤黄流順軌鼛鼓弗聞以彼絜此差數瞭然可覩匪

神貺默臻曷以至是若朕宵旰勤求之苦衷具見誌實

詩中並命鐫諸石示我守臣體之有永毋隳後效毋棄前勞是為記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二

雜著

擬九歌十二首題莊子故事圖

姑射神人

雲龍嵸兮緪崇岡峯碕礒兮葉丹黄藐姑射兮名誰名若有人兮處其中氷雪肌兮綽約容乗雲氣兮御飛龍遊淩兢兮周八荒羌萬物兮被礴旁蓋莫見兮增慨慷

庖丁解牛

徹腑髓兮炮羔與安胡兮楚苗薦庖丁兮㸬牛睇理解兮崇朝既踦膝兮倚肩乃奏刀兮騞然經肯綮兮未嘗況大軱兮是干繄游刃兮有餘地曷試思兮其始難

支離鼓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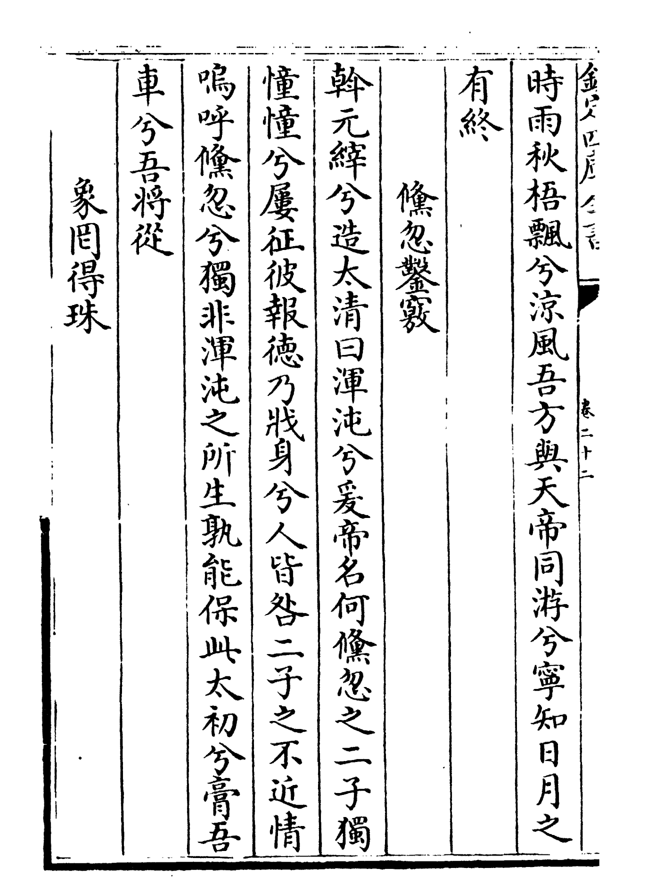
嗟若人兮形支離肩高頂兮頤隱齊五管在上兮髀為脅其餬口兮以鼓筴無遠戍兮免常徭以病受粟兮養其身以不勞吾於是知神人之無用兮恒萬古而逍遥

壺子示機

神之子兮曰季咸期夭壽兮若神曷壺子之猶龍誕猶喻夫三淵雲出谷兮水行地彼寧知其誰何兮夫豈大塊之有意鄭人之冥冥兮第未解夫四示詎吾宗之可常兮固知之人之未深思

列子食豕

歸來兮列子蹇宅外兮不可以止忘糠缶兮漿觴知食人兮食豕既復朴兮紛而封馳萬物兮無窮春蘭滋兮



時雨秋梧飄兮涼風吾方與天帝同游兮寧知日月之有終

儵忽鑿竅

斡元綷兮造太清曰渾沌兮爰帝名何儵忽之二子獨憧憧兮屢征彼報德乃戕身兮人皆咎二子之不近情嗚呼儵忽兮獨非渾沌之所生孰能保此太初兮膏吾車兮吾將從

象罔得珠

赤水兮崑崙峯磵磳兮波汋淪君於焉兮夷猶駐芝盖兮華軒遺元珠兮屢索異哉象罔兮乃可以得余幼寶此奇琛兮年既老而不衰怳偶遺之若失兮幸屢索而得之吁嘻象罔兮得毋余嗤

輪扁斲輪

君讀書兮堂上臣斲輪兮堂下君之書兮古人臣之輪兮臣者疾則苦兮徐則甘應心得手兮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庸詎知臣言之非糟粕兮君幸恕臣之狂

顛

東施捧心

有美人兮山之阿溪若耶兮村苧蘿常病心兮若思矉雙眉兮修蛾姱曼睩兮曾波彼何人斯强效為富閉户兮貧去之所以美兮彼不知貌假借者盍鑒兹

濠梁觀魚

撰良辰兮遊濠梁眄遡波兮風迴風流瀠湛兮水草芳鯈魚出兮游從容喻籌蓼兮之而張是魚樂兮爾我同

聊容與兮斯徜徉吾固知之兮於濠之上

痀僂承蜩

爰有人兮形痀僂居楚野兮山之幽仰叢薄兮枝相繚辟若槁枝兮日承蜩天地之大有所弗知兮惟蟬翼之是求盖有道兮不與萬物為儔吁嗟斯人兮羌得全於天者流

伯昏論射

觀君射兮信奇鄰至人耶然疑登高山兮截嶭臨百仞

兮淵漪背逡巡兮足垂外揖君進兮君辭君於中兮殆
矣挾弓矢兮奚為縱余目兮青天寄余神兮九圍永泊
然兮自適歷萬刼兮不知

讀宋史徐積傳

予嘗讀宋史徐積傳載積孝行出於天三歲父死旦旦
求之哀母亡廬墓三年哭不絶音又稱以父名石終身
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未嘗不三歎史筆之難
得而怪托克托輩之無史識也夫叢冗委屑華而不實俚

而不文如是者皆不可以當史筆無是病矣而一字之
褒貶不足誅奸回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則不能出没
人於千百嵗後是史筆非難史識爲尤難也故大惡大
善雖細行必紀反經由權雖嘉言亦黜積也孝書其生
事死葬之盡誠盡禮足矣不應以其不用石器與避石
不踐之細行累孝子之大德夫積不用石器不踐石豈
非以其觸父諱乎諱亦出於禮而吾直以爲累孝子之
大德者其亦有説葢禮云二名不偏諱言在不稱徵言

徵不稱在是在徵二字單舉之尚在所不諱必其姓與名合斯則諱而不敢稱然亦孝之小節而已矣若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父名石而子不踐石人尚可能父名地而子不履地人所不能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大孝達於天下必斬人人皆如已之孝於父母孝子之心斯愉快焉今乃為人之所不能為以為已之孝過於天下人之孝豈孝子之心哉故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

而積乃今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然積非有心於為此以求名也觀其讀孝經輙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是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遇石則怵然傷心而思親亦其出於至性有不能自已者而為史者例當守千秋法則之正一字褒貶之公凡不合經常之行雖嘉可删設惜其湮没而無聞則自有稗官野史在吾故曰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而恠托克托輩之無史識也

漢玉斧欵識

漢玉斧一羨七寸有十分寸之七博四寸以為首豐其末加十分寸之二首之厚六分剡其末以為刃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其遺制歟古者以斧為文義取其斷而以玉為之意温潤之中不失裁制之用耶

讀公羊

余讀公羊至許世子止之事不禁廢書而歎曰嗟乎迂儒失聖人之旨逞强辭之辯而後世方稱其鼎足邱明

獨能傳說不亦師心刺謬乎夫許世子之事左傳隱躍其言而穀梁則不過曰即止自責而責之而已耳至夫子高則直引樂正子春之事以證之一則曰聽止也再則曰赦止也且人子之視疾或一藥而愈或數藥而愈或數藥而竟不愈或一藥而竟不愈者有之矣即子春之親豈能常存於世其非進藥而不愈者乎則是千萬世之人盡不能免止之罪抑亦盡將得止之赦也夫逆天之誅聖人何忍慢以罪人而又慢以赦人也止之進

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啻不盡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於是而蘇轍胡寅之流方且祖其說演義游辭失之愈遠矣

讀荀彧傳

予讀范曄荀彧傳而歎曄之有史材而無史識也夫史材非難史識為難自遷固即已不免此病而何怪乎曄哉蓋遷固之失失以駁而未嘗混黒白妄褒貶若曄之稱彧以歸正成仁則何異乎譽盜跖為義而美桓温以

匡主之忠耶善乎劉友益之論或云身為漢臣為操謀畫以贊其業業已成矣甫以正論自詭其無益可知令夫葛之與裴其相去遠矣然必無令日葛而明日頓裴之理以漸使之然也操之移漢成魏其陰謀秘策皆彧有以佐之即其沮董昭之議毋亦內慙樊郭外怯孫劉思欲徘徊少待乎而操已不能平至於發伏完之書為狙詐之計禍生空器卒至飲酖所為進退無據孽由自作耳而瞧乃以為崇明王畧紓人於倉卒審如是則仲

連之蹈東海顧乃謂不達時務可乎或之事人不難知而已有顛倒是非如瞧者吾於是歎史識之難得而任好惡為予奪者蓋不少矣

讀唐太宗集

予讀唐太宗集見有賜魏徵詩云云注之者曰徵善治酒世所未有信斯言也徵為諂臣太宗不得為令主矣夫太宗三代以下之賢君而魏徵亦有唐之遺直也徵之於太宗知無不言且有不必言而言之者矣醽醁善

醉之物而謂徵自釀以媚君有是理乎夫醽醁媚君封德彝之流或為之徵而知之將痛切諫之而已乃蹈之耶昔梁王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擇言而舉禹疏儀狄之事徵豈不知且徵固欲致其君於禹而已乃自甘儀狄必不然矣或曰太宗納巢剌王妃而徵不能諫則徵毋亦好名茹柔之為而陰有容悅之事或不可知予曰固也夫好名之人激於一時則或能捨死處之順境則不忍忘生鬩牆之對徵之能捨死也巢剌妃之佯

為不知徵之不忍忘生也即不進不敗之醪太宗未必致徵於死也而徵何必亟亟為之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且以徵之好名而成太宗之名於無窮者亦已多矣徵豈不知治酒之非美名哉千日之醉奚啻十漸不克終而已乎實有其事其時君若臣亦必不肯公然見之歌詠矣或曰太宗之詩多出於董思恭所為是則不可知也已

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

詩傳疏及朱注皆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毛孔固失之而朱子亦未詳考也夫見於詩書者雄狐綏綏獸也何嘗不謂之雄牝雞無晨禽也何嘗不謂之牝善乎歐陽修本義云古語通用無常雉鳴求其牡者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又宋逸齋補傳謂雄當求匹雌不當求牡斯皆足以喻夫人之犯禮必穿鑿而釋之謂雌雉當求其雉之雄今乃求其獸之牡以為非禮則禽與獸合有是理乎鳥鼠同穴之山雖鳥鼠同穴而各為匹配無

亂羣之事也藉曰禽獸所無而人為之斯禽獸之不如因設烏有之事以刺淫佚則怪亂夫子所不語何刪詩而尚存此章乎且宣姜夷姜論者紛如聚訟而伋朔之事張照已辨之詳茲不複綴余謂讀書當識大意具正見若注疏家片言隻字之訛政不必為之勉强湊泊而反晦正義也

記載

記載之失實雖正史不能免而莫甚於稗野之刺謬彼

以一已之私心設為莫須有之論所惡者雖伯夷之清而不為揚其善所喜者雖盜跖之貪而謬為隱其惡所喜者雖盜跖之貪而曲為稱其善所惡者雖伯夷之清而刻以求其惡夫不揚而謬隱猶可也至於曲稱而刻求則是非顛倒莫可究詰使後人見之愚者固以為必然知者且不能不致疑矣知者致疑將謂正史亦未免如此害天下之公亂聖人之道非稗野之所馴至乎如聞見錄龍川志之紀范仲淹富弼論晁仲約之事是已

夫范富二人豈非宋室之名臣哉設如二書所云則是小人之尤而不可入君子之林矣何則仲約之罪或者當時介於可殺不可殺之間二人爭之所為上殿相爭下殿不失和氣者是也今乃曰不可教之手滑然此猶可也至曰吾輩首領皆不保是何言耶豈有忠臣義士預為已地而視人君若三尺之童之理哉使范富具此見是與王安石呂惠卿之流何異其生平立朝出鎮致君澤民之蹟又何能如正史所傳班班可考若彼乎且

二書載仲約以知軍事遇盜不捕乃斂民金帛餌之過境事蹟詳略互異罪狀則同至龍川志仲約姓姚而言行録引之别作晁又志稱知髙郵軍而聞見録作光化郭公傳譌即此可見今褒之萬姓統譜有晁仲約時與官並合是從晁較為有據第其職惟注正奉大夫則其事其人之果否有之固無確據也夫世之隨人是非而無定見者多矣觀此書必且謂范富果有其事仲淹為能先見弼為能服善是教後世為臣者欺其君而盜世

名犯少正卯之誅者有之矣部伯温吾不惜而獨惜蘇轍尚稱具正知卓識者亦為此畀謬之論豈其未之思乎抑或未曾質諸其兄以為何如乎

準噶爾全部紀畧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信者鮮矣兹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

無紀故就覩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略纂敘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别輝特為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為瓦剌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祖元亡而其彊臣分為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即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為釜令準人語釜為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

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
生子曰烏林台巴鞑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
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剌是為
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二
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
事無足稱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
弟僧格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僣部反俗為汗
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既

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為七努庫爾者漢語為友盖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為我兵敗策妄始還和博克薩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并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其庶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

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零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為再從姪孫其小策零敦多卜則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盖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妝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即顧實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扎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為

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即巫蠱事也
以兩釜爽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卜領兵六千
襲西藏擒殺拉藏并擄伊子索爾扎我
聖祖仁皇帝
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縲騷唐古忒地並發大兵進
剿於是大策零敦多卜攜索爾扎逃回厄魯特藏地復
平迨雍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淩欲與
唐古忒和好給索爾扎户十資養並以博托洛克與韋

徹和碩齊為妻其在丹衷處所生子班珠爾給户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産適韋徹和碩齊後乃生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雖為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噶爾丹策凌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恐索爾扎之子納哈查逃往唐古忒將伊禁錮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卜藏車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為妻噶爾丹策凌時因羅卜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户欲往土爾扈

特遂遣兵擒獲羅卜藏車凌囚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

齊二子交烏魯特鄂拓克宰桑伍巴什安置至青海居

住之羅卜藏丹津於策妄阿拉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

妄阿拉布坦死後羅卜藏車凌羅卜藏丹津二人謀殺

噶爾丹策凌嗣因羅卜藏丹津被拘羅卜藏車凌恐亦

被囚遂欲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卜藏丹津噶爾丹策凌稱已縛送至

中途聞進兵而止者非詐也盖彼業經拘繫之囚故不

靳固而且欲以為奇貨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既長遂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立為扣肯汗扣肯汗者女人掌國事也遂將鄂蘭巴雅爾拘繫並殺戮多宰桑其後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為益無忌憚鄂蘭巴雅爾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丹策凌庶子喇嘛達爾扎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喇嘛達爾扎遂篡汗

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為汗後被喇嘛達爾扎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二人慫恿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扎既將與爾同讐之達什達瓦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回舊遊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其衆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扎立達瓦齊為汗

其次即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訥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犂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米爾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為汗達瓦齊聽伊犂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既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薩克將額米爾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

耕種額爾齊斯為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勦阿睦爾撒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游牧之額爾齊斯蹙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始終搆亂所由也至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為其汗之部屬昂吉為各台吉之户下舊鄂拓克凡十有二烏魯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户為一鄂拓克喀拉沁有一宰桑人五千户為一鄂拓克額爾克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户為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

桑人六千户為一鄂拓克卓托骨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户為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多果骨特有一宰桑人四千户為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綽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十有二巴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

户為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户為一
鄂拓克噶爾穰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户為一鄂拓克沙
拉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嗎唬斯有一宰
桑人五千户為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
户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户為一鄂拓克烏拉特有
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阿爾闥沁有一宰桑人
五百户為一鄂拓克扎哈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户包沁
有三宰桑人一千户為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

人四千户為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户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户烏爾罕濟蘭有一宰桑人八百户為一鄂拓克明阿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把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户賚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胡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户其後復立集賽四溫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户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户

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為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

伯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都爾曼濟一昂吉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和通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莾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罕圖克阿睦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為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詳兹始詳詢縷細如右

然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為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户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二